

張峻榮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

張峻榮 著

文史哲學集成

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⑭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

著 者：張 峻 榮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登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 五 一 一 〇 二 八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 自序

幼讀國史，每閱至宋代，視其國力之積弱不振，屢爲外患所欺，輒往往掩卷嘆息，不忍卒讀，甚或避而越跨，蓋終存輕蔑之心也。及年齒徒長，識見漸豐，始知讀史可以知鑑得失興替，方能平泯意氣之怒，靜心觀讀，然終有未釋於心者。逮入大學，緣窺史學之門，復得修習此科課程，經師長先進啓發，始盡改先前之偏見，略知此時代中華先賢之輝煌成就於一二。

然有宋一代積弱不振，外患不斷，終是事實，察其根由，重文輕武，乃宋太祖得國後，懲於五代兵禍之患，乃定強幹弱枝，集權中央之國策。宋帝國雖因此得維持內部安定，但卻矯枉過正，再也無力抗禦北方游牧民族之侵擾。

宋室積弱之痼弊，雖經有識者之力圖扭轉，惟終因習氣已深，武力不但日墮，士大夫也陷入意氣之爭，而倖進之輩遂假柄亂政，致有靖康之難。幸宋臣民感懷祖宗德澤，乃有南宋朝廷之再肇，而軍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爲君王所託付，肩負起禦外安內之大任，他們幸不

辱使命，終於達成任務。

在此輩武將中，岳飛的忠貞力主恢復久爲史書所傳頌，而秦檜之奸佞賣國陷害岳飛也早爲世人所唾罵，甚至有以南宋屈辱求和斷送北伐前程，實檜主之，則其爲千古之民族罪人歟！

但細讀此時期之史料，則益發察覺到在此君權炙盛遠超前代的時空下，君主個人之意旨實已足以影響一國國策之決定，蓋「朕即天子也」。因此南宋議和，實高宗主張也，秦檜執行也，陷殺岳飛，高宗欲行也，秦檜奉行也。

高宗何以置君父之仇於不顧，而自壞長城靦顏事仇，屈辱求和呢？而宋金必和嗎？前賢對此論述頗多，惟多不備全，殊爲可憾。個人不揣淺陋，乃試圖整理前賢之說，分別就高宗本人非和不可的理由，宋臣民的矛盾和金朝內部的矛盾逐一作一剖析，期使對此一時代歷史有更透澈之了解，更希望藉此文釐清宋朝君權獨裁之本來面目，併以激勵儒家大丈夫浩然之氣也。

此文若能有所裨益知鑑往來於萬一，當得益於昔日恩師、學長、益友啓迪敦促之力，書成之際，謹此誌上謝語，至或陋簡，筆者才疏學淺，自當身受任之，至懇博雅君子，不吝賜正，幸甚！

張峻榮識 歲次丙寅元月三日

# 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 目次

|                     |    |
|---------------------|----|
| 自序                  | 一  |
| 第一章 緒論              | 一  |
| 第二章 宋高宗的身世與人格       | 七  |
| 第一節 高宗即位前的經歷        | 八  |
| 第二節 高宗南京即位後至建炎四年的經歷 | 一一 |
| 第三節 高宗自紹興元年至十一年的事績  | 一八 |
| 第四節 高宗之利用秦檜及其心態     | 二五 |
| 第三章 靖康難後北方之局勢       | 四三 |
| 第一節 靖康後宗澤號召下的河北地區   | 四六 |
| 一、宗澤出守河北前的作爲        | 四六 |
| 二、宗澤守汴的治績及杜充之失敗     | 四七 |
| 三、餘論                | 四九 |

第二節 靖康後的川陝經營..... 五一

一、經營川陝的定策者——張浚..... 五一

二、曲端之罷與富平兵潰..... 五三

三、曲端之死與張浚治陝餘論..... 五六

第四章 南方武力之重建..... 六五

第一節 高宗即位前的武力收編..... 六五

第二節 高宗即位後之整軍..... 七〇

第三節 高宗南渡後的軍力..... 七三

第五章 北方金人實力之探討..... 八五

第一節 金初功臣集團對宋政策的影響..... 八七

第二節 金元老重臣對南宋政策的爭論..... 九〇

第三節 金元老重臣間的政治鬥爭..... 九三

第四節 宗弼的得勢與宋金關係之改變..... 九六

第五節 此時期金廷軍力與政局之透視..... 一〇〇

第六章 南宋朝廷實力與對金態度..... 一一一

|                      |     |
|----------------------|-----|
| 第一節 南宋初建時之國勢·····    | 一一一 |
| 一、盜亂的形成與平定·····      | 一一一 |
| 二、南宋民生之實況·····       | 一一二 |
| 三、宋廷財政之匱乏·····       | 一一五 |
| 四、南宋之兵力·····         | 一一八 |
| 第二節 宋廷對金之態度·····     | 一二一 |
| 一、高宗積極求和的態度·····     | 一二一 |
| 二、宋廷文臣的爭執·····       | 一二九 |
| 三、宋廷武臣對金態度及彼此不合····· | 一三六 |
| 第七章 結 論·····         | 一五五 |
| 參考書目·····            | 一六一 |

# 第一章 緒論

宋欽宗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金將領粘罕（宗翰）擄宋朝徽、欽二帝及皇后、太子、親王、妃嬪宗戚、大臣三千餘北去，史稱「靖康之難」。當此二帝蒙塵，中原塗炭舉國惶惶無主的情況下，宋康王構得倖免逃難在外，先於靖康元年十二月就任兵馬大元帥於相州（今河南安陽縣）（註一），並在金人北去，張邦昌自動退位後，於靖康二年五月一日爲臣下勸進即位於南京（即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註二），是爲高宗，並改元建炎，史稱南宋。

自建炎元年高宗即位（西元一一二七年）至厓山之役，陸秀夫負帝昀蹈海而死，南宋亡爲止（西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竟能維持一百五十二年的偏安朝廷。這種原因除了金人在南下後不復能重加施展昔日騎兵作戰於江南湖澤地區外，再加上由陸戰改爲水戰後戰爭有利因素消失，心理恐慌而處處受到掣肘。而更重要的是南宋諸將在屢經戰敗的經驗中也逐漸磨練出其驍勇敢戰的膽識能力，一掃初期那種一接戰即恇怯潰散的難堪局面，更不時頻傳捷報，逐步建立信心，鞏固南方偏安局勢。

際此兵馬倥傯之時，宋高宗構的被擁立即位，以及隨後的與金和戰關係無疑是整個南宋朝廷建立與否關鍵之所繫。若無前者，則宋宗室乏人，張邦昌僭位偽楚勢必無得正名分而誅討，金人扶植傀儡政權，企圖「以漢制漢」由異姓入主中原進而併吞南方的策略則極有成功之希望。那麼也勿庸再多延後一百五十餘年由蒙古人滅宋，而由金（女真）人提前完成征服中國漢族王朝的夢想。而事實上也因為北宋朝的文人政府確實曾廣被德澤，宋臣民雖經宣和怠政之荼毒，仍感懷趙氏祖宗之德惠而念念不忘擁戴趙氏。故張邦昌雖萌僭貳之心（註三），終迫於呂好問等之公議，既而自動退位，迎元佑皇后入宮垂簾聽政，再遣使赴濟州（今山東濟寧）勸康王構即真，而奠立南宋建朝的基石。

至於後者則關係著整個南宋朝廷基礎之穩固與否，若南宋軍力一如北宋末期之缺乏戰鬥能力，則雖高宗被擁立，靖康之禍悲劇難保不再重演。而事實也正足以說明南宋朝廷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力量的茁壯成長，尤其是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岳飛等軍人的戰功為最。他們的發展與形成也多賴南宋政府的默許與卵翼，宋高宗的默認四鎮實力成長，實意味著南宋之建立與四鎮兵力形成是息息相關的（註四）。

但隨著武人力量的過度膨脹後，高宗趙構則沿其祖宗猜防心理及集權中央的傳統，勢必對這批功高震主的軍人大加貶抑。況且從他即位初期就遭到苗傅、劉正彥等軍人叛變被迫遜位，

後又經杜充、酈瓊之叛，豈能不對軍人深懷警惕之心？而高宗本人對於北伐中原收復故土一事，事實承北宋眞宗恒弱之心態，雖屢詔誓師，實多存觀望，並不具信心。這可由他在相州出任大元帥後，出兵馳援京師在濟州延宕不前（三個半月），以及由濟州赴應天府即位的迅速（三天）再加上隨後在南京停留一百五十天後下詔巡幸的史實皆足可說明。更何況這其間有宗澤九次上奏請還都京師，李綱奏請募兵買馬力圖中興，而高宗竟不爲動容而逃往江南，可見其偏安自全的心理（註五）。至於在宋金交戰之際，趙構仍不時遣使敵方，名爲遣問，實求議和以達劃地自保，再加上文臣主和派秦檜者流的迎奉要脅，南宋的偏安自限已是不必待言。

因此隨著南宋諸將的內平盜寇，外抗金齊，逐漸隱固其在江南的腳步，且議和已成定局之時，高宗對這批日益難以駕馭的軍人，終必採罷鎮求和之舉。逮至紹興十一年宋金議和已定後，四鎮之軍事、行政、財政諸權也隨著收歸中央，而宋金南北對峙局勢也於此時塵埃落定，宋既摧折諸將無意匡復只圖苟存，金亦受困蒙古無力南侵，共存局面形成。（註六）

對此自靖康難後迄紹興十一年間，宋金十四年之和戰關係，前賢多有論述，茲不贅言。今所欲探討者，乃南宋高宗之個人身世與人格及其所建立之朝廷是否具有中興之實力。有關前者，蓋宋代雖爲一文人政府（註七），但其專制王朝實已具雛形，君主獨裁的發展也達一定之程度（註八），故高宗本人的身世人格研究實可作爲宋金和戰的線索之一。至如後者則

試從幾方面著手，一爲靖康難後的北方局勢（包括河淮、川陝兩部份）之探討，二爲高宗南逃後軍力重建實力之評估，三則爲朝廷文武官僚對金和戰爭議之估量（這包括宗澤、李綱、張浚、四鎮主戰派的論點和黃潛善、汪伯彥、汪藻、秦檜等主和派論點歧異處），以及金（女真）人征服中國實力之探究等問題皆是所擬討論者。至如南宋爲抵抗金、齊的侵略所負擔之沉重財政支出是否也構成議和因素，也將列入本文加以考察。

吾人若對上述問題能有較客觀之考察，容或可對此時期之宋室偏安江左有較明確之理解，而南宋經偏安而後再襲北宋故智聯合蒙古期以減金，以致再蹈覆轍而爲蒙古所亡，其淪亡之線索似亦可由此而探溯得之乎？此誠是歷史一吊詭之命題，亦彌足吾人深思三省矣。然史者，往事也，實不可蠱測作或然之論，否則將陷史論之窠臼耳。故今擬謹就史料鋪陳排比，以說明此時期之政局大勢，若有評斷則儘量以較客觀、冷靜之態度處理、考察，誠欲企圖明瞭此一時期和戰關係之所寄也。

本文之撰寫，實多因石文濟先生「南宋中興四鎮」乙文啓發頗多，然石先生一文偏重於四鎮形成、罷廢，兼及四鎮之軍事措施、行政、財政、社會措施以及四鎮之內外關係，本文則試從君主之人格以及朝廷政治、財務的層面去探索，其中還包括敵方（金）實力的判測，以求抓住此時期和戰關鍵所在。筆者才學疏淺，不免心有所囿，所見必有偏失疏漏，再以倉

卒成文錯誤必多，且於史料取捨難免夾以個人主觀愛惡，所作論斷也就不夠周延成熟，凡此種種缺失，唯待諸先進不吝賜教指正，以期他日更求精進了。

### 【註釋】

註一 宋 徐夢莘編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條。（以下簡稱會編），本書採大化書局版，卷目與他書異，故註文略卷數，下同。

註二 同前書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條。

註三 朱希祖編 僞楚補錄

註四 石文濟撰 「南宋中興四鎮」（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博士班論文）

註五 李安 「宋高宗初在相州（安陽）出任兵馬大元帥始末」

註六 石文濟 前引書

註七 錢穆 國史大綱

註八 佐伯富著魏美月譯 「宋代之皇城司——君主獨裁權研究之一」（東方雜誌復刊十一卷二期）  
「宋代走馬承受之研究——君主獨裁權研究之二」（東方雜誌復刊十三卷八、十期）按：佐伯氏對宋君獨裁只承認至靖康而止，而事實上南宋仍延此獨裁傳統，否則對秦檜議和而獨相十八年後被罷黜之史實將無從解釋，即如罷四鎮而議和也無由談起。



## 第二章 宋高宗的身世與人格

當靖康之難，徽、欽二帝及宗親、大臣三千餘人爲金兵俘虜北方，正是中樞無主舉國惶惶之時。而外有金人同時南侵併吞江南，內有張邦昌僭位稱祚，潰軍盜寇者流又趁勢劫掠河淮、江南，整個宋廷正是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不絕如縷的局面。在此時刻，宋徽宗第九子康王構得免被俘之難，爲宋臣民擁爲領導中心，無疑又延續了宋朝國祚，而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歷史也正肇因於此。

而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王朝中，統治帝王的氣質，人格無疑是決定當時吏治興衰的重大因素之一（註一）。那麼，就南宋朝廷的建立而言，它的開創者——宋高宗的人格也必然是一項值得探討的線索。相對地，影響高宗人格形成的最大主力——他的身世背景更是值得我們去玩味了。

因此，本章擬試就宋高宗的身世以及他的人格作一鳥瞰性的觀察，希望從其中發現他的身世背景有多少因素爾後一直投射在他的政治作爲中，而產生多少的影響。而這種省察將較

偏重他早期的遭遇與反應，因為日後他的一切行動無疑是受到影響的。（註二）

## 第一節 高宗即位前的經歷

宋高宗名構字德基，爲徽宗第九子，生于徽宗大觀元年五月，宣和三年十二月進封康王，至宣和四年始冠而出外就第。由此可知他乃是庶出，原無繼承大位之望，若於承平之時，也只能做個「食衣租稅」的親王而已。

靖康元年元月金人圍攻東京時，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議和，朝廷正派遣同知樞密院事李稅等出使金營，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議和，乃決定派遣宰臣授地，親王親送金大軍過河。際此時刻欽宗乃召諭康王，而康王也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爲計議使與康王同往金營議和。

在金營中康王與邦昌皆爲金帥幹離不（宗望）留置近十日，此時正逢姚平仲夜襲金人砦不克，金人以此責備宋廷背約違義，邦昌恐懼涕泣，而康王卻意氣從容自如不爲所動，幹離不（宗望）深爲詫異，疑其非親王，乃要求改由肅王代之，而康王竟得脫身。（註三）

靖康元年二月金人退兵後，宋廷又悔割地三鎮，且以蠟書圖結遼降將耶律余覲以求聯遼

抗金。然事洩蠟書爲金人所得，遂有粘罕（宗翰）、斡離不（宗望）二度引兵深入。靖康元年八月金兵二次入侵，十一月十五日渡河，三十日再度圍汴（註四）

當金兵再次南下時，又遣王雲前來索地並強求康王前往金營議和。欽宗乃於十一月詔康王出使河北，奉袞冕玉輅與中書舍人耿延禧偕行。當康王行至磁州時，因守臣宗澤的請留乃不再前往金營，而磁州百姓也因疑慮王雲將挾持康王入金賣主求榮乃聚衆殺之，康王遂留磁州。

此時金酋粘罕（宗翰）、斡離不（宗望）已渡河圍東京，康王從者皆以磁州不可留，後因知相州汪伯彥以蠟書邀前往相州，再加上耿南仲等相繼奉欽宗旨前來，詔其勤王，乃於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奉詔拜爲河北兵馬大元帥，開元帥府于相州，盡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勤王。同時並以知中山府陳亨伯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時有兵萬人，兵分五路。

當康王與諸郡守、將領議引兵渡河勤王，且於十二月十六日渡河至北京之際，同時宗澤、梁揚祖所率先鋒部隊五千人已由信德府趕來會集勤王，此時宋軍士氣似頗有可觀者。但隨著由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帶來東京宋廷再度議和，且詔命屯兵近甸毋輕舉妄動的消息後，元帥府的意見立刻分成兩派，以汪伯彥、耿南仲爲首的主和派皆以和議可致，請康王移軍東平待命。而主戰派的宗澤駁斥和議爲不可信，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在汪伯彥以